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32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望海听涛：一座楼与一座城的精神史诗

南京陆山

站在凤城河畔,仰望望向那座高耸入云的望海楼,栗壳色的楼身与青灰色的飞檐在薄雾中若隐若现,仿佛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这座被誉为“江左第一楼”的建筑,始建于南宋绍定二年(1229年),历经五废六建,每一次坍塌与重生,都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沧桑与不屈。

望海楼共三层,环廊如带,朱漆木柱撑起飞檐斗拱,青砖黛瓦间流淌着古朴的韵律。登楼而上,木质阶梯的吱呀声与河畔柳浪的簌簌声交织,恍若历史的低语。

踩着脚下的木质楼梯,仿佛踏着历史的年轮。相传康熙年间重建时,雷鸣暴雨之后忽现晴空鹤舞,百姓视为吉兆,对望海楼的敬重愈发深重。抗战时期,望海楼毁于战火,残垣断壁中却仍能窥见泰州人对“文运命脉”的坚守。

凭栏远眺,凤城河如玉带环绕,桃园景区的粉墙黛瓦与老街的仿古建筑尽收眼底。楼内布局亦暗含文脉传承,一楼大厅高悬范仲淹二十八世孙范敬宜的《重修望海楼记》,字字如涛,将登楼者的目光引向“澎湃奔腾之势”与“浩瀚广袤之状”。二楼陈列历代文人题咏,陆游的豪迈、郑板桥的孤傲、梅兰芳的婉转,皆在墨香中流转。三楼回廊风铃轻响,恍惚间似有施耐庵笔下梁山好汉的呐喊,或是柳敬亭说书时的抑扬顿挫。

望海楼的命运,是一部江淮文明的微缩史。自南宋初建,它五度毁于兵燹,又六度盛世重建。明代《万历泰州志》记载,楼毁时“荆榛老夕阳”,重建时“万夫忙一夕”,百姓视其为文运命脉。清代夏荃曾感叹:“楼存则泰州文气昌,楼毁则士风颓。”康熙年间重修时,雷鸣鹤翔的异象被视为祥瑞;抗战初期,楼毁于战火,又成为民族苦难的见证。

2006年,泰州以“吞吐古郡风范、盛世气韵”之志,重建此楼。东大杜宝顺教授三易其稿,以宋代形制为基,增其壮美,复刻飞甍浮光、崇阶砌玉之姿。楼畔复建州城遗址,斑驳砖石间,依稀可见唐宋元明的叠压土层,考古出土的铜钱、陶器等文物,则让宋时泰州古城的排水系统重现于今日。

望海楼从来不是孤立的建筑,而是一座贯通古今的文化高地。南宋陆游曾在此眺望江海,笔下“万里欲乘风,青山隔故国”的苍茫,与范仲淹的“君子不独乐”的襟怀相呼应。

范仲淹的身影,始终是望海楼最厚重的底色。他在泰州三年,治盐、兴学、筑堤,将儒家的济世情怀化作为民请命的精神丰碑。相传范公某日登楼,见潮水肆虐,盐田淹没,他沉思片刻,慨然号令:“不治水患,何以安民!”遂率众疏浚河道,筑堤百里,后人将这段堤坝称为“范公堤”。范公筑堤的佳话,至今仍在里下河地区广为流传。

闲看老妈「淘气」进阶

南京刘慧

我妈,在土里刨食了一辈子,这几年竟跟着我那搞新农业的弟弟,玩起了无人机飞防,摇身一变成了个“智慧农业时髦人”。这是她的华丽转身,更是她对抗岁月的“重大成果”。

七十五岁的她,本该是享清福的年纪,但毕竟种了一辈子田,根本闲不住。一个人在家时,总能给我们整出些哭笑不得的小插曲。弟弟实在放心不下,干脆就把妈妈带在了身边,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,安心。

记得去年家里樱桃刚挂红,就惹来了一群嘴馋的鸟雀。我妈心疼那些果子,竟学起了稻草人,抡起长长的竹竿,在树下虎虎生威地“大展拳脚”。结果呢?几天下来,把自己折腾得够呛,腿疼、腰疼、胳膊疼……哪哪都疼,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直哼哼。后来啊,光是推拿、贴膏药花的钱,都够买好几筐樱桃了。

我们都以为,这下她该消停了!谁知道,身子骨一好,她又有了新主意——不当稻草人了,改当“神射手”!她不知从哪里翻出了孙子的玩具弹弓,捡了满满一堆小石子当弹丸,煞有介事地坐在屋檐下,手里还攥着孙子的奥特曼贴纸当瞄准器。只见她把石子塞进皮兜,左手稳弓,右手拉弦,眯眼瞄准,猛地一松手!结果,石子没飞向远方,没打中樱桃树,更别提打鸟了,反倒全招呼到了自个儿胸口上。隔天一看,胸前一片红红的小点点。她不反思,反倒气呼呼地骂起了“无良商家”“坑人弹弓”“破石子”……直到弟弟回家,才哭笑不得地发现老妈这“百步穿杨”是冲着自个儿来的。吓得弟弟赶紧默默地把弹弓藏了起来,连夜把那些半生不熟、酸掉牙的樱桃全给摘了,

范公二十八世孙范敬宜为重修望海楼作记,文中“望其浩瀚广袤之状,则感孕育万物之德,而思何以敬之”的哲思与先祖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赤子之心一脉相承。

明清之际,泰州学派在此开宗立派,王艮倡“百姓日用即道”,郑板桥以竹喻志,施耐庵在楼中构思水浒豪杰的侠骨义胆,梅兰芳的水袖与柳敬亭的评书在此交织成戏。他们或于楼中论道,或在河畔讲学,将市井烟火与哲学思辨熔铸一炉。孔尚任著《桃花扇》时,亦曾登楼远眺,将家国悲欢凝结于桃花扇底。凡此种种,让望海楼超越了砖瓦木石的局限,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处精神坐标。

泰州因水而生,凤城河的千亩碧波滋养了这座城的灵秀与坚韧。望海楼虽以“望海”为名,守望的实则是一方水土的魂魄。古时海陵东濒沧海,登楼可见潮涌连天;而今海水远退,河网纵横间,楼影倒映的仍是泰州人“身居村邑而志存沧海”的胸襟。

泰州人骨子里的精神,恰似望海楼下的凤城河——静水深流,却暗涌澎湃。杨根思“三个不相信”的英雄宣言,垛田“垒土成垛,择高向上”的生存智慧,楼东约几十里的溱潼会船节,号声震天,千帆竞发,一如当年抗金义军的声声呐喊,它们共同铸就了这座城市柔中带刚的品格。

如今的望海楼,已成为传统文化与市井生活的交汇点。春日桃花节,游人如织;中秋月夜,汉服祭月的灯火与老街戏台上京剧、扬剧、淮剧的唱腔相映成趣。楼东的麻石老街,皮包水茶社的早茶香气氤氲,方言相声的笑声穿透青石小巷。这座楼,既承载着“文运命脉”的厚重,亦拥抱着寻常百姓的烟火。

暮色渐沉,凤城河泛起粼粼波光。回望望海楼,飞檐轮廓渐隐于暮霭,唯有楼顶的铜铃在风中轻响,如历史的余韵。

泰州无海,但望海楼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“望海”。它望的是文明的长河,是士人的担当,是百姓的坚韧,是一座城在时代浪潮中“静中寓动,居中向上”的永恒姿态。

这座楼留给后人的,不仅仅是建筑之美与文旅之盛,更是一种“屡毁屡起”的坚韧,一种兼容并蓄的胸怀。泰州学派的思想启蒙、范仲淹的民本精神、历代文人的家国忧思,皆在此凝聚成一座城的精神史诗。

归途中,想起范敬宜先生的话:“望海之旨大矣,愿世之登临者,有思重建斯楼之义。”我在想,楼的重建,何尝不是文明的重建与重塑?当潮声与文脉共振,望海楼便不是一座孤楼,而是一面镜子,照见古往今来中国人对精神原乡的追寻,对盛世气象的期许,对文化命脉的坚守。

生怕再等下去,老妈又琢磨出什么新“战术”。

折腾完鸟雀,老妈又把目光投向了新的战场。她开始主动当弟弟的“跟班”,和无人机飞防耗上了。别看我妈大字不识一个,但学起新东西来却有股韧劲儿。没过几天,那些拗口的农药名她就叫得很熟了,配药水的比例也拿捏得准准的。

更神的是,她还能像模像样地操控无人机在田地上空来回穿梭,转向、升降、停机,操纵得溜溜的,要知道遥控器上的标识都是英文的。她拿了一辈子锄头的手很是粗糙,但按起遥控键却灵活准确,尽管眼角皱纹多了,但眼睛里却藏着专注的光。她最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:“我现在也是会开飞机的人了!”每当这时,我们都笑着点头,谁也不去戳破——那明明是遥控器,不是驾驶舱呀!

这不,昨天弟弟又哭笑不得地打电话来“告状”。说是收工回家,她看着自己一米八几的儿子,帅气地从那高高的农用车斗里一跃而下。我妈瞅见了,竟也有样学样。要知道,她老人家都七十五了,个头也就一米六,那车斗离地少说也有两米多高啊!她也跟着往下蹦,把我弟弟吓得魂飞魄散,脱口就喊:“妈!你真是我的活祖宗,能省点心不?”可老太太拍拍土,一脸淡定:“这点高度算啥?没事儿!要是再早几年,我都能开这破玩意儿!”

这就是我的老妈,有着令人头疼的倔强以及省心和在省心的种种,却织成了我们最踏实的牵挂。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,她用自个儿特有的方式告诉我们:年龄从来不是桎梏,只要心还年轻,人生就永远充满无数可能。

杏花与雪花共舞

南通平和堂

步行了近一个小时,当我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到库尔德宁的山顶观景平台时,下午五点不到,手机上显示海拔高度1919米。此时,除了披满雪被的山峰,天空中从眼前飞过的雪也越飘越大。时值农历三月廿四,大地已然回春,然而,这里雪花和着杏花起舞。

从伊宁去巩留,一路上,沿山势铺展,一朵朵、一簇簇野杏花开得正盛,染白了整个山头,让人沉醉眼前。车窗外,右边、左边的山坡,呈现出画廊般的真容,似在风景管道里惬意穿行。远处,松林高耸。不见左公柳,但见绿小白杨,淡淡的树丛,那是白杨林。缓坡上,满眼皆是青杨、白杨深深浅浅的绿。近处,精心耕耘过的黑土地上,星星点点泛着绿,泛黄的雪水越过不成沟渠的地面,漫无边际地向前翻滚着流过。

景区到了,正确地说一直就在景区里前行。在喀峰大本营,从山脚下抬头望,雪山在暗淡的空中泛着有些刺眼的白色,雄伟地站在那么近的眼前,它不言语,却用自己的独特本色,欢迎着远道而来的外省游客。

单衣换成了冲锋衣,沿着整齐的木栈道上行,时不时需要踩着石块跨过栈道中断的泥地,那是专门留给马匹的,方便它们在木栈道左右自由蹦跳。

“下雪了呢!”不知谁高声地喊了起来。驻足,目光从眼前移向天空,细小的雪花稀稀落落地飘荡在人与树中间,用手机拍摄会有白点悠然划过屏幕。

海拔高了,走路稍感吃力。“向前右拐十来分钟就能到顶了。你看我手机上拍的图,平视雪山,视野开阔。”问了一下山人,她拍的照片让我们停下的脚步,重新又向前快速移动起来。

3000个台阶,同行11人,我走在前头。最后几步,跳跃着到了山顶。“齐梦德”,多么好听的名字。观景平台上,四周辽阔,几乎有四分之三被雪山环绕,山峰就在不远处,被厚厚的雪盖着,只有少部分露出沟壑和褐色。

伏在木栏杆上,深深地呼吸,顿觉心胸舒畅了许多。一只快速飞过的苍鹰,正与无人机试比高呢!雪还在下,雪花变大了,也密了些,雪山则悄悄地隐藏起了自己的身子,我们真切地看到了雪峰从清晰到渐渐模糊起来。

下山途中,脚步也轻松了许多,雪突然停了,牛羊在树丛中闪现,山坡上油光光的草地把绿色延展到极目处。天放晴,四周亮堂了起来,山峰的轮廓重又明朗起来,静立着目送客人一步步地下山。

广袤的草原,茂密的森林、雄伟的雪山,来到库尔德宁的壮丽景色中,陶醉于杏花与雪花共处的美丽里。

蒸洋槐花

河南周口杨亚州

每年四月槐花盛开时,总会想起兄弟姐妹们一起摘槐花的情景,仿若就在昨天。每每摘了槐花,母亲就会做蒸槐花给我们吃。

槐花刚一盛开,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跑到村口河边的老槐树上采撷。食材的选取是重中之重,我们会摘那种稍微开了一点花的,那种是最嫩的,也是甜的。如果花开得非常大,那么它就是老的,会微微发苦。而采撷的方式则是用竹竿绑好镰刀,三下五除二将槐花从槐树上割下。

“你们这群熊娃子们,真是猴急。”母亲一边骂着我们一边将摘回来的洋槐花清洗干净,然后控干水分备用。而我们这群熊娃子们则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,眼巴巴看着母亲。

母亲取一个大一点的盆,把控干的洋槐花倒入其中,加入适量的盐、一些面粉,接着用筷子拌匀,使每朵槐花上都粘有面粉。这时,房檐上的麻雀探出头来,“叽叽喳喳”地叫个不停。不多时,一只小麻雀扑扇着翅膀飞到了厨房里,结果被母亲给无情地赶了出来,“去去去,别坏了我的槐花啦”,我们坐在一旁咯咯地笑。

赶走了麻雀,母亲将蒸锅清洗干净,铺上了笼布,把拌好的槐花放在笼布上。“噼里啪啦”的柴火声响起,父亲作为一名资深烧锅大师,可以精准地把握火候的大小。一般而言,槐花蒸二十分钟即可,而我们的洋槐花却蒸了足足半个钟头。蒸洋槐花的时间要根据蒸笼上洋槐花的薄与厚决定,铺得薄时间短一些,铺得厚时间就长一些,这样中间才能蒸透。我们摘的洋槐花太多,自然需要的时间就更久一些。

掀开锅盖,浓郁的白烟从里面氤氲而出。父亲放下手里的柴火,扶着锅盖,以便让母亲用筷子把蒸笼内壁周围的洋槐花弄掉,只有这样才能更容易将蒸好的洋槐花倒出来。母亲把之前的大盆清洗一下,然后将蒸好的洋槐花倒入其中,接着加入“灵魂之物”香油搅拌均匀,这样香喷喷的蒸洋槐花就做好了。可能觉得洋槐花太过单调,母亲取来几颗枸杞放在上面摆了造型,这样一看,更增添了几分美感。

火急火燎的我们二话不说,直接上手,结果一个个被烫得呲牙咧嘴,好在母亲为我们拿来了碗筷,装好碗后,我们这才将心心念念的槐花吃到嘴里。浓稠的香味顿时充斥在整个口中,我们只想让它在口中慢慢回味,细细咀嚼,每个人的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。